

梦幻锦江

◆冉小东

碧波如练,静得攥住呼吸
亮成一面镜,映着天的清

城浸水里 水漫城中
旭光落江,碎成满江金鳞
云影、树影、楼影轻晃
风一吹,就漾开细碎的明

不必说仙境,不必提桃源
钓者坐岸,心比鱼更闲
行人踏堤,脚步沾着露珠
薄雾裹着波光,漫过堤边
白鹭掠水,划开一道浅痕
转眼之间,只剩江色柔

三江汇处,老传说浮在浪尖
金鸭游过,驮着陈年孤帆
渔人潜水,捞起晨光半捧
仙人踏石,镇住岁岁江安
巨石立江,铜人之名藏进烟雨
故事随波,淌过一年又一年

岩阁临江,护着烟火人间
鳌亭新起,书声漫过檐边
中流砥柱立江心,
惹得墨客醉流连
晴时水泛光,雪时江含浅
雨来山朦胧,风来景更明
铜江十景入梦里,步步皆醉人

烟树绕堤,光影铺满心尖
旧韵沉江底,新景缀城郭
锦江流淌古与今,
行人踏堤,脚步沾着露水
薄雾裹着波光,漫过堤边
白鹭掠水,划开一道浅痕
转眼之间,只剩江色柔

未燃尽的烟花
静静躺着
明天它们还会
再次升空
再次绽放
再次
被所有人仰望

烟花绚烂

◆简白

先是引线
在夜的边缘
啾啾作响

然后第一颗
挣脱重力
在最高处
碎成万千光点

紧接着更多
拖着光的尾巴
攀爬 绽开
像突然撑开的伞
像倒流的雨
像无数的花苞
同时炸裂

屋檐下
烟火明灭
热气向上窗棂
竹竿举向夜空
追赶坠落的星子
地上
脚印弯弯绕绕
像没写完的信

不知不觉十点多了
密集的鼓点
从四面八方

敲打天幕
红的白的
菊花的
垂柳的
牡丹的
开在
同一根看不见的枝上

夜色深处
有身影静立
袖管里灌满风
看烟花
也看那些仰望的脸
当最大的一朵
照亮半边夜空
天际
有什么闪了一下
又沉下去

零点的钟声响起
高潮渐渐退去
硝烟味
贴着屋檐低徊
远处还有零星的几声
像没说完的话
被风卷起
又轻轻放下

窗台边

而今晚这最后一朵
已经走远
带着余温
带着残星
带着那些
来不及许的愿
消失在
比墨更深的
夜色里

地面上
红纸屑微微蜷曲
像春天
落尽的花
暗处有一点光
映在夜幕上
像另一朵
无声的
花开

门虚掩着
等待天亮
窗花红着
等待晨光
只有夜空
静静地躺着
等下一批种子
升空

人间三章

◆田春萍

再来人间

我老是记不住
母亲的忌日

只想在这天
这专属于她的日子
多烧些钱纸
免得她在那边
打麻将输了,睡不着觉

西方极乐世界
和天堂
是同一个地方吗

小比丘说
极乐世界
黄金铺地
无贪无执
干净,安宁

等我归西后
就去那里寻母亲
可我又担心
母亲会先一步
再来人间
找我

半块饼

半块饼

挂在天上
麦香飘进窗

想起老爸烙的
酸辣野葱肉末馅
那才叫饼

趴在窗前
我吞了一口口水
那饼
还挂在天上

立冬听雨
外婆说
立冬落雨
是烂冬
冷
檐角的水线
流进木盆里

我不喜欢雨天
却喜欢
听雨
听它敲着瓦
也敲着外婆的靠椅

德江炸龙

◆张艳想



吾生于冀中,至黔二十载,已近不惑。凡所亲睹,亦有万千。然,惊心动魄晚者,唯德江炸龙也。
农历庚寅年(2010年)上元夜,吾初见炸龙。当时,群龙出洞,鞭炮齐鸣,万人空巷,炸裂声不绝于耳。鞭炮置于竿顶,立于肆前,竿并竿,鞭

连炮,层层叠叠,或厚或薄,起于街头,止于巷尾,街巷相接,延及数十里。城之龙五十有余,翻滚腾挪,疾走喧舞。舞龙者微醉,戴安全帽,着短裤,十数人一队,擎龙骨冲锋于鞭炮火焰间,享火之灼灼,祈来年鸿运。黎民百姓炸之尽情,嘘之恣意,鼓声鞭炮声声震地,俯仰壮观。顷之,舞龙者觉鞭炮渐小,遂向仗余外鞭炮声处奔走。两时辰许,人方徐徐散去。黔地内外,过客骚人,多会于此,凡首观者,皆希冀而来,瞠目而去,唯叹民之悍勇尔。
德江炸龙由来久矣。明永乐八年德江龙泉飞龙寺正暨载以龙“求雨图”。《史记·华阳国志》载:“黔中之南,间有龙舞。”《思南府志》载:“安化(今德江)各场镇,均有土王节,间有炸龙者。”史志载,癸丑年(1914年),安化更名德江,堡之民少长成集,以炸龙贺之。农历辛丑年(2021年),“德江炸龙习俗”升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皆跃跃。

(题目取自互联网)

一阵紧似一阵,笼罩了整个村子。我和几个表哥坐在外婆家屋后的水井边,借着两棵古树撑起的阴凉,悠然地下着象棋,看着透过树叶间隙,洒在阴凉水井里的点点光斑。我总会想,水井里是不是真像母亲说的那样,住着一位鹤发童颜的神仙公公,他盘腿坐在凡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关注着人世间的丑恶与良善。

来到外婆家,村里静得出奇。正值阳春三月,偶尔传来几声布谷鸟空灵的鸣叫,更衬出村子的寂静。置身其中,我感觉时间仿佛停顿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在全身蔓延开来。在这里,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尽情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可我心里清楚,我很快又会逃离这里。这是多么矛盾啊,我一边厌倦着喧嚣,一边又害怕孤独。

外婆坐在木椅上,正和一个远房舅娘在堂屋里聊天。我看到她的背弯得像一弯蛾眉月,头发蓬乱雪白,如同墙头的几株枯草。我努力回忆她年轻时的模样,却毫无印象,也许她一直就是这般衰老,从未年轻过。见到我们到来,外婆倚着身子,用手费力地扶着椅子,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像是风中摇曳的残烛。我隔着老远打了声招呼,她脸上的皱纹硬生生地挤在一起,勉强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外婆确实老了,老得就像一张皱巴巴的纸。而我,终有一天也会被岁月揉搓得越来越皱,变得一无是处,最终被时间尘封。

母亲和二姨把买给外婆的东西放好,便围在外婆身边坐下,眉飞色舞地聊起来。我拉过一把椅子,静静地坐下,环顾四周,思绪翻飞。曾几何时,这里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如今,老木屋还在,舅舅在旁边又建了一栋三层小洋楼,空荡荡的院子由外婆孤独地守着,像是守着一个虚无、沉重的承诺。母亲满脸忧虑地对远房舅娘说:“嫂子,我妈一个人在家,你要常来看看啊!”舅娘说:“你放心,我最喜欢和我满姨聊天了。”是啊,在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里,守着为数不多的老人,在孤独的岁月里,不论亲疏,她们都成了相依为命的亲人。我明白母亲的担忧,奶奶就是在爷爷眼前慢慢逝去的,当时衰老的爷爷惊惶得像个未经世事的的孩子,更何况外婆这样一个孤独的老人。现在的外婆,就像挂在树上的枯叶,不知何时就会悄然飘落。

临走前,母亲和二姨为外婆做了一顿山药炖排骨。舅娘见外婆要吃饭了,便推脱着要走。我和母亲说着客气话,劝说她留下来吃饭。心急的二姨半搂着舅娘的肩膀往凳子上搁:“嫂子,你就陪我妈一起吃嘛!”最终她留了下来。我心里舒坦了些,这是我能为外婆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想必母亲和二姨心里也会踏实一些,仿佛一份委托被别人诚恳地接受了。

明天姑爷就要入土为安,按照习俗,今天亲朋好友都要来吊唁,送他最后一程。因为快到开席时间了,我们便开车从外婆家往姑爷家赶。到了姑爷家,酒席的第一轮已经开始,客人们围坐在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片闹哄哄的景象。不知道躺在灵堂里的姑爷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一个人的葬礼,成了许多人的饕餮盛宴,他会不会感到悲伤和失落呢?

我们坐在角落里,等着下一轮开席,眼睛不由自主地扫视着四周。一个戴眼镜的女生进入了我的视线,她在姑爷家忙里忙外,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看相貌,有些像表姐,但我并没意识到她就是我三十年未见的小兰兰姐。突然,坐在一旁的婶子招手叫她过来,让她坐在我们中间。我好奇地看着她。兴奋的母亲赶忙给我介绍,说她就是小兰兰姐,同时婶子也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三十多年未见,我的内心满是惊讶与羞涩,可她的表情,却平静如水。母亲兴致勃勃地讲着我们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还扯着嗓子模仿我小时候奶声奶气的腔调:“兰兰姐,你快来,快来玩!”婶子看到母亲夸张的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察觉到大家投来异样的目光,竟有些害羞,赶忙示意母亲收敛一下。小兰兰的脸上依旧平静,或者说,是麻木。

这时,小兰兰的叔叔坐了过来,深深地叹了口气,带着一丝凄怆,对她说:“小妹,现在这些人可都是你最亲的人了,你可一定要记住。”她淡淡地回应:“我知道。”三十多年前,她被奶奶送去了昆明的亲戚家。作为一个孩子,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在亲人之间颠沛流离,更没人会给她一个冰冷而准确的答案。这个世界本就模糊不清,只有隐晦,才是逃避罪孽的法则。不知道她与姑爷、姑妈是否达成过和解。即便有,那也只是碍于血脉的勉强应承,内心里的伤痕,也许永远无法愈合了。

“舅娘,我的眼睛是怎么坏的?”小兰兰突然冷冷地问道。母亲和婶子听到后,顿时一愣,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婶子反应快,叹了口气,沉重地说:“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你眼睛痛,一直没治好。”听到婶子的解释,她依旧平静地坐在那里,像是早就知道了实情,又像是在寻找解脱的理由。以前,我听长辈们说过,她的一只眼睛失明,是奶奶疏忽大意造成的。我问奶奶时,她表现得十分激动。我知道,关于小兰兰眼睛的问题,大家心里都有着或大或小的伤痛。

第二轮酒席已经开席,管事先生大声吆喝着请大家就座。小兰兰站起身,客气地说:“舅娘,你们快去吃饭吧!”说完,她起身缓缓走进灵堂,像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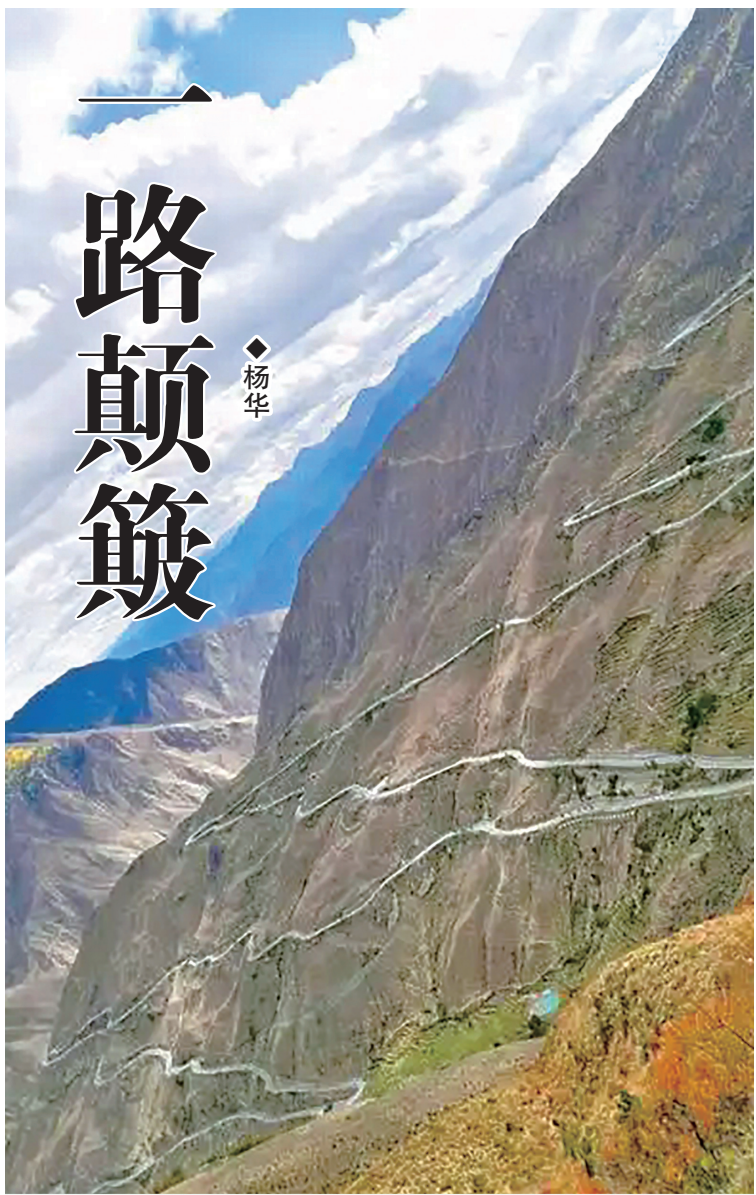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你小兰兰姐肯定因为眼睛的问题,受过不少打击。”我没有说话,静静地握着方向盘。我知道,前程依旧是一路颠簸。

立在路边,漫天的灰尘附着在黑瓦和板壁上,偏厦由于修路坍塌在一旁,更显得沧桑破败。记得二十多年前,这里是多么热闹温馨。姑爷是国家教师,领着还算丰厚的工资,满姨虽没有工作,但在学校做点小生意,一家人虽不算富裕,却也过着小康生活。可如今物是人非,让人不禁顿生今昔之感。这世间的人啊,走着走着就散了。

其实,来祭奠姑爷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见到三十年前就离散的小兰兰姐。上次满姨过世,我没能见到她,心里一直留有遗憾。时光匆匆,风吹云散,斗转星移,回首已是三十多年,多少人和事在岁月中悄然飘落,凋零。这种遗憾愈发浓烈,慢慢演变成强烈的危机感,生怕即便近在咫尺,也无缘再见。她是姑爷的二女儿,当年为了要个男孩传宗接代,姑爷和满姨不得不把小兰兰偷偷送到奶奶家躲“计划生育”。这给我们创造了短短几年相处的美好时光。对她的记忆,模糊却又清晰,印象最深的,是她被奶奶送走时的画面。我落寞地站在路口,以为只是短暂分别,没想到竟是长达三十多年的离别。沧海桑田,我们错过了彼此最美好的年华。虽不无遗憾,可转念一想,这三十多年的空白,却

一路颠簸

◆杨华



姑爷过世,我们去参加葬礼。一路颠簸。车上有两个女人,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是我的二姨,她们性格好强,被糟糕的路况惹得恼怒不已,抱怨声不绝于耳。“这条路都快修成精了”“修路就跟挠痒痒似的”一句句怨怒之语如鞭炮般炸开。我听着直想笑,又觉得不劝几句不行,生怕她们越说越气,伤了身体。于是我劝道:“你们不了解内情,就别乱说啦!”二姨气性大,立刻怼我:“你晓得内情?那你说到到底什么情况!”我紧紧握着方向盘,车子在沟沟坎坎中颠簸跳动,为缓解尴尬,我故作惊讶地说道:“前面有水塘,大家注意安全!”二姨赶紧抓住车扶手,咬牙切齿地埋怨道:“你看这水塘,都能养鱼了。”

车在水塘里歪歪扭扭地前行,激起哗哗的水声。我看见坐在副驾驶的母亲耷拉着脑袋,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嘴角还淌着丝丝口水。二姨见没人搭理,便伸手拍了拍母亲的肩膀,想找她聊天。睡梦中晃悠悠的母亲被惊醒,猛地抬起头,使劲吸溜了一下口水,用衣袖一抹嘴巴,眼神怔怔地望着前方,像是还没回过神来。“大姐,送完人情就去看妈。”二姨对母亲说,见母亲没反应,她又使劲拍了拍母亲。母亲目光空洞,轻声回道:“好。”路还是黄泥巴毛坯路,有些地方被重车压出了深深的辙。突然,一声巨响,车子刮到了底盘。母亲和二姨同时愤怒地叫起来:“天呐!太造孽车子了!”

这辆有着十二年车龄的老车,一路折腾,一路“吱吱呀呀”地呻吟,仿佛随时都要散架,可它依旧疲惫地向前爬行着。车上的两个女人又开始扯起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已然忘却了路况的糟糕,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车身的剧烈起伏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人的情绪,随着闲话的发展,她们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悲愤交加,时而唉声叹气。我本是个浮躁的人,可在她们面前,反倒变得淡然了。我不禁思索,这世间本没有阶层之分,只是人们关心的事情各异罢了,大家都逃不过人间的七情六欲,离不开五谷杂粮。

我忽然想到母亲在家里并没有这么健谈,她沉默的日常,都是孤独写下的注脚。母亲与父亲相隔两地,为了子孙,临到老了还不得清闲。她每天清早起床做早餐,儿孙出门后,又拖着小车去逛超市,和小贩们一番“唇枪舌剑”后,又急匆匆地赶回家做午饭。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她那匆匆忙忙、形单影只的背影。我有时纳闷,她为什么不多买些菜,非要每天早早出门吗?后来我才明白,老人种种看似怪异的行为背后,根源都是孤独。

她不是善于表达的人,甚至不善于发泄情绪。不高兴的时候,就拉着脸,坐在一旁,周身仿佛有一股黑气腾腾地冒着。我害怕她这样,妻子更是害怕,我们回家后的轻松,常常会被这股黑气搅得无影无踪。我曾觉得她不体谅我们。

孩子们挑食,母亲总是气鼓鼓地夹菜到孩子碗里,孩子生气,她也生气,最终引发冲突。我不得不像电视里那些焦头烂额的男人一样,竭尽全力维护着家庭的和谐。可在内心深处,我隐隐对她有些怨念,心想:不吃就不吃呗,何必没事找事呢!实际上,妻子也经常打电话跟我说,奶奶又和孩子吵架了,孩子委屈,母亲关在卧室里默默承受委屈。

老伴、老伴,老了却还要分开。看似儿孙绕膝,实则孤身一人,这便是很多老人的生活现状。对于母亲而言,谁都无法替代父亲的陪伴。就如同我,每次深夜回家,总盼着妻子的手放在漆黑的卧室里亮着光,等我躺在床上,还有人能嘘寒问暖。而当我走进安静的家里,所有人都已沉沉入睡时,便会感到莫名的失落与孤独。关于母亲的孤独,我会慢慢去深刻理解,当然,这需要时间。

有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她会气愤填膺地走过来,恨恨地说起某件陈年旧事,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我知道,她又被孤独扯进内耗的漩涡里了,便赶紧放下书,认真听她诉说。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预防老年痴呆的方式。这时,我不敢贸然劝她,而是顺着她、支持她,甚至表现得比她还气恼,她的情绪就会逐渐平息下来,慢慢反倒安慰我起来。所以,母亲和二姨吵吵闹闹这么多年,关系却依旧亲密,多半有着相依相偎的意味,这我得感谢二姨。

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抵达姑爷家。因为是白天,除了孝子孝孙,就只有几个帮忙的人。表弟和表姐操劳了好几天,此刻是一脸的疲惫与无助。失去了父母,无论年纪多大,都如同孤儿一般了。他家的这幢木屋,